



《大学校园文化》丛书

流动的支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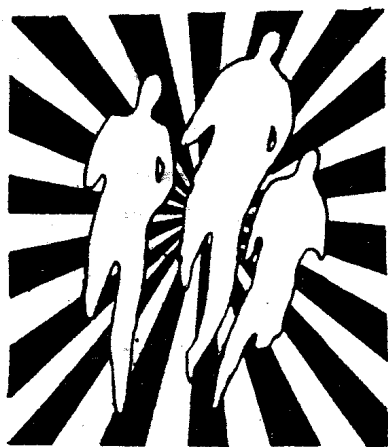
——当代大学生
的价值意识

陶德言 李景治著

G645.5

362083

T39



《大学校园文化》丛书

流动的支点

当代大学生
的价值意识

陶德言 / 李景治著

〔浙〕新登字 1 号

责任编辑：石英飞

封面设计：曹霞

责任校对：朱晓阳

流动的支点

——当代大学生的价值意识

陶德言 李景治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杭州体育场路169号）

杭州云轩印刷厂印刷

（杭州东新路149号）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960 1/32 印张9.25 插页2 字数16.7万

1992年8月第一版

1992年8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 000

ISBN 7-213-00859-5/G·199

定价：3.65元

前 言

本书着眼于时代大变动和文化大交流的宏观氛围，以传统到现代的嬗递为向标，以东方与西方的比较为视角，全面而客观地勾勒和剖析了当代大学生的价值意识。当代大学生置身于世纪的地平线，既深受因社会改革所揭开的新时代的洗礼，又面临因对外开放而引进的新参考系的熏烤，他们价值观念变化的核心不仅在于不希望用原有的理论模式来图解现实，而且对自我的理解与诠释赋诸自己的时代特色，并在寻找自我的同时开始张扬自我。以此为前提，当代大学生在政治、经济、审美、婚恋、科学与宗教诸价值观中，呈现出五彩缤纷的流变与重构。由于商品大潮和西方价值观的冲击与震荡，这种流变与重构出现两个发展序列，一个是竞争、自立、进取、参与、民主等现代价值意识的追求和崇尚，与之相伴的另一个是自我、功利、实用意识的萌芽与膨胀。虽然诚如一位英国学者所言，“在大学里，他应该站起来，四面瞭望。”但在大学中孕育而成的精神或意识往往因缺乏物质和技术的保障而多流于观念层次，因为这毕竟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概念，远非社会上的价值符号。因此，当代大学生要完善自我

而臻于成熟，必须走出“象牙塔”，经受社会化的锻打与锤炼，面对多重价值模式的出现，当代大学生感到选择的困惑，然而，“也许/由于不可抗拒的召唤/我们没有其他选择。”（舒婷诗）唯有植根于现实的土壤，加强科学理性的思维，立足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才能正确地认识自我，重立价值支点，真正找到实现自我价值的坐标。

作者

于1991年10月

目 录

前 言	1
这里是地平线	1
时代的激荡	1
嬗变：传统到现代	13
比较：东方与西方	23
我就是我的上帝吗？	32
寻找“新大陆”	32
自我的张扬	39
自我实现的价值观	49
走出“象牙塔”	53
迷惘与觉醒：政治民主潮	61
政治观念的流变	61
莫名的政治逆反心态	73
使命感·玩政治·社会责任	82
置身商品大潮的莘莘学子	90
校园里的商品冲击波	90
注入改革因子的“保险箱”	100
人生意境	111
英雄观	111

D237/18

成败论.....	123
高档次的文化追求与低档次的文明修养···	134
寻找完整的情爱	141
“第二主旋律”.....	141
冲破“围城”.....	158
厄洛斯走向明天.....	164
悬在读书人头上的问号	169
问中国：读书无用吗？.....	169
问世界：出国成才吗？.....	181
问天国：哪里是灵魂的归宿？.....	190
潘多拉打开了盒子	205
“西风”的鼓宕.....	206
热点透视：从萨特到尼采.....	219
新的启蒙乎？.....	241
能够殊途同归吗？	253
时代在呼唤雷锋精神.....	253
东西方文化的视角.....	257
寻找孕育着的结论.....	261
跨越“鸿沟”后的希望.....	266
别无选择	273
自我价值和人生意境.....	273
自我价值的实现.....	280

这里是地平线

时代的激荡

2000年！

几个世纪以来，这个日子一直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具有象征性意义的年份，它始终是未来的象征。然而，这个未来，这个历史的里程碑，离我们已不到10年了。20世纪的历史行将结束，时代的时针已逼近21世纪。

我们正来到新时代的入口处！

●来自西方的冲击波

一百多年前，卡尔·马克思说过，分工、蒸汽力和机器是“从18世纪中叶起工业用来摇撼旧世界基础的三个伟大的杠杆”^①。在技术这一社会杠杆的巨大作用下，我们这个星球进入了空前发展的新时期。昨天的不毛之地变成了今日的良田沃土，原来人类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00页。

未涉足的禁区变成了当前的科学领域，昔日的梦幻变成了眼前的现实。一场新科技革命的风暴已经并且正在世界范围内风起云涌，势如破竹，锐不可当。它像一束巨大的冲击波震撼着全球。

回眸近乎半个世纪的科技史，科技的发展日新月异，科技的灵光令人目眩。阿波罗号登上月球，电子计算机风靡全球、试管婴儿应运而生，厄尔尼诺大气现象危及人类，各国的经济、社会生产正在向智力化、小型化突进，……新的自然科学理论正在循着爱因斯坦的思维轨迹发生着突变和异变。科技革命的新浪潮带着涛声、带着潮汐、带着无数的已知和未知无所顾忌地冲决着世界，大胆向人类诘问！

“一石激起千层浪”。怎样评估新科技革命，如何预测未来的发展？无疑成为当今世界人们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美国社会学家贝尔在《后工业社会》一书中认为，科学和技术的发展使社会进入了不同于工业社会的“后工业社会”，人类正在创造“后工业文明”，即不同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的“第三文明”——“服务文明”。曾任美国《幸福》杂志副总编辑、《第三次浪潮》的作者阿尔温·托夫勒提出人类在经历了农业革命、工业革命两次文明的浪潮以后，正经历着一次新的飞跃，一次最深刻的社会大动荡，它以全新的技术、全新的文化观念开创一个全新的人类文明，这个全新的人类文明托夫勒称之为第三次浪潮，他预言这个浪潮将从各个方面冲击旧的生产方式和社会传统。日本松田米津的《信息社会》、

美国奈斯比特的《大趋势》等著作指出，科技革命的变化主要在于信息化，信息社会取代工业社会。还有的社会学家认为，未来社会是一种主要以新的高技术生产形式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社会秩序，它将修改甚至取代工业社会。有的社会学家甚至提出所谓“使用电子技术的社会”、“后现代社会”和“工业后社会”等。

就上面所提及的各种社会的出路，西方社会学界形成了“乐观派”和“悲观派”的观点。“乐观派”认为，科学技术的进步能使西方社会注入新的生机，焕发青春，带来新的希望。因此有人欢呼人类新的日出，有人听到了远方传来的第三次浪潮的轰鸣，有人笑嘻嘻地报道了黄金时代的重又来临。“悲观派”对新科技革命恐惧不安，认为机器人将成为奴役人类的一种神奇的破坏力量，“人将被机器人踩在脚下”，科技进步不仅不能遏止世界末日的来临，还使世界面临着一系列极其尖锐的诸如环境污染、能源枯竭、人口爆炸、粮食短缺、资本膨胀、核战争威胁之类的“全球问题”。因此有人哀叹西方的衰落，有人计算出世界末日所剩下的几个黄昏，甚至有人要着手撰写人类历史的墓志铭。

如同海明威在其著名的小说《丧钟为谁而鸣》中引用的一句话所说的：……，不要打听丧钟为谁而敲响，它为每一个人，为你而鸣。新科技革命的钟声敲响的是丧钟、警钟抑或是喜钟？它为你，为他还是为我而鸣？其实都已无关宏旨。无论是乐观还是

悲观，它给予人类的始终是希望与挑战并存。因此，在这场光怪陆离的新科技革命的网络中，不管哪个国家、哪个民族、哪个政府，都在寻找自己失去的或是已经错位的坐标。不管哪个阶级、哪个集团、哪种职业的人们都把科技革命奉为达摩克里斯剑。科技革命的狂飙渗透到现代社会的每一个角落，触动当今社会的每一根神经，震颤了现实社会的每一个细胞。

科技革命揭开了人类的一个新世界，诞生了人类的一种新文明和全新的价值观念。从全球的发展来看，人类基本上经历了三个文明时代：由农业革命揭幕的古代农业文明时代，由工业革命孕育的近代工业文明时代，由科技革命创造的当代工业文明向科技文明过渡的时代。每个时代、每种文明都有相应的价值观念。当代工业文明向科技文明过渡时的价值观念，既有近代工业文明的烙印，又有未来科技文明的先兆。在西方社会，它必然呈现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价值观念对立的特色。一方面是从17世纪延续下来的倚重科学理性的绝对主义价值观念依然在继续发展。它表现为：(1)坚信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必然给人类带来更为丰厚的利益。(2)认为科学知识和信息是未来社会的主要支柱。另一方面是注重多样化、暂时性和偶然性的相对主义价值观念的兴起。人们在看到了工业文明所确立起来的科学与理性的缺陷，看到了各种学说、各种文化之间的不同价值建构，认识到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不能

仅仅以科学技术以及统一的物质生活标准来衡量。在西方，否定价值评价的客观标准，宣传相对主义价值观念颇为流行。前几年国内出了一本专门评述现代西方哲学、社会思潮和伦理思想的著作，即宾克莱的《理想的冲突》，副标题《西方社会中变化着的价值观念》。书中对相对主义价值观念有一段精彩的描述：“全看你在什么地点，全看你在什么时间，全看你感觉到什么……今日为是，明日为非，法国之乐，英国之悲。一切看观点如何，不管来自澳大利亚还是廷巴克图，在罗马你就得遵从罗马人的习俗……。”^①以尼采、海德格尔、弗洛伊德、萨特为代表的多元论的相对主义价值观念开始受到了人们的普遍关注。这些思想家的共同特点就在于强调人们的各种价值观念和思想信仰都具有相对的合理性，强调各个文化所推崇的行为模式都具有存在的意义。相对主义价值论所阐述的重心则落在了那个神秘莫测、博大高深的“自我”身上。尼采把“自我”称之为深不可测的深渊，弗洛伊德把它描述为“茫茫大海上冰山之尖”，萨特把它定义为无所不包的存在。相对主义价值观念的兴起表明，人类在抛却了上帝、发现了理性缺陷之后，又在寻求塑造新的上帝——“自我”。价值观念的这种变化是科技革命的必然逻辑，它犹如来自海底的怒潮，给西方旧有价值王国以强烈的振荡。

① 〔美〕宾克莱：《理想的冲突》，商务印书馆 1983 年版，第 9-10 页。

这种注重相对、崇尚“自我”的价值观念，不仅普遍流行于西方社会，而且作为一股来自西方的冲击波，开始强烈影响着我国的当代大学生，凶猛冲击着我们倡导的价值观念。显而易见，这是我们研究当代大学生价值观念所无法忽略的一个重要因素。

●醒来了的“东方睡狮”

说起“东方睡狮”，我们谁也不会忘记 19 世纪一位西方人的妙语。他说，中国是一头沉睡的狮子，一旦这头睡狮醒来，整个世界将在她的脚下发抖！他的话蕴涵着惊人的远见卓识。

公元 1949 年，这头睡狮猛醒了。1978 年以后，她再展雄姿，令世人刮目相看。这一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力挽狂澜，果断地摒弃了沿袭多年的政治斗争战略，决定把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谁也没有想到，这次会议的意义竟是如此之重大，它成为新旧时代转换的一个标志。以至今天，“三中全会”作为一个使用率极高的政治术语成为我们人民共和国自身历史嬗变的一个象征！

历尽百年磨难的中华民族，带着落后的屈辱，带着贫困的羞惭，带着为愚昧所付出的苦辣辛酸，终于在“球籍”的忧思中悟出了岁月蹉跎的缘由。于是，改革的鞞鼓被敲响，封闭的窗帷被拉开！扑面吹来的清新而苦涩的世纪风，伴随我们这个卓尔出群的伟大民族，在充满风险而又富于希望的沼泽地上，又开始了一次更加昂扬的历史大跨越。从农村到城

市,从经济到政治……中国进入了全面改革的年代,改革已成为中国社会的最强音。

于是,我们不再虚幻,改革有了确定的目标——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不再盲目,改革有了正确的理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恰像一对孪生姊妹,款款而来;对外开放紧跟对内改革,犹如一对热恋中的情人,依依而行。中国走向新的时代,改革以其特有的魅力拥有了斑斓的色彩。

当安德鲁·韦伯斯特在他的《发展社会学》里归纳着现代社会的特点时,我们所处的社会在改革的主旋律下确实变化了。尽管京都前门楼子还是那么安详、巍峨,可是距它不远的“美国肯塔基家乡鸡”大楼也在一日之间神采飞扬。韦伯斯特概括现代社会的特征时说:“(1)人们可以保留传统的东西,但却不做传统的奴隶,并且敢于抛弃一切不必要的或阻碍文明继续进步的东西。(2)门第关系在社会生活中的一切领域都是无足轻重的,因为人们在地理上的流动已使家庭纽带松弛了。一个人在经济、政治上的地位是由于他努力工作和高度的进取心而获得的。(3)现代社会的成员不听天由命,而是勇往直前和富有革新精神。他们随时准备克服障碍,表现出强烈的企业家精神和对世界的理性与科学态度。”^①当然我们无需按他的话对号入座,然后再去标榜我

^① [英]安德鲁·韦伯斯特著:《发展社会学》,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29页。

们的社会是进入了现代社会或者仍在传统的社会里漫游。但是我们眼前出现的现实却在顽强地昭示我们的社会的确在变了——以前靠着那么一点零花钱在街头闲荡的待业者们，现在当起了“个体经营者”，他们当中不乏百万大亨；过去到处张贴政治标语、伟人语录的地方，现在布满了各式各样的广告；摩登女郎时髦的服装，摇滚乐的喧嚣……这一切的一切都使我们感到了一个崭新时代的来临。

在这个时代，商品经济的看不见的手，曾被马克思、恩格斯称之为“可以摧毁一切”的“超级大炮”，登堂入室，像变戏法式地改变着我们的文化观念、伦理思想以及人际间的关系，我们看到传统的血缘关系、地缘关系和伦理关系，开始受到新的关系的冲击和重组，甚至先前在人们心目中最神圣的“政治”，现在也变得面目全非，“个人崇拜”、“权威至上”被打破，民主意识在增强；传统的伦理训诫，诸如“君子言义、小人言利”人们开始重新估价。在这样一个时代，这样一个纷繁变动的时期，改革浪潮的冲击，不仅摇醒了一头睡狮，而更重要的是震撼了人们的价值观念尤其是年轻大学生的价值观念。

●文化的冲突与交融

脉冲线，事物变化运行轨迹的表象。现今的国际社会，翻腾着争奇斗妍的文化变迁浪潮。这种变迁伴随时代的涌流映现出跌宕起伏的多系列、多轨道、多向度的交叠、组合、离散、涨落的形势。“人

类独自面临全球性的未来，这还是破天荒的第一次。”^①世界科技革命使地球以全球卫星所传送的信息为纽带而成为麦克卢汉所谓的“全球村”。“全球村”的出现，天地间急骤缩小。现代社会系统论和传播学的兴起，又从根本上荡涤和超越了文化狭隘观和文化地域主义。因此，新的脉冲线揭示了这样一个简明而有深意的事实：人类正处在一个新的文化冲突与交融时期。

在这个新的世界文化的大交流中，其中中西文化的冲突与交融更是夺目耀眼。当巨人从冬眠的封闭之中蹒跚地走出来，启开了国门，国外文化——融合着精华与糟粕——像潮水般地涌进了中国，迅速扩散到城市乡村，大街小巷，山径田埂。一瞬间，如同万花筒，使人眼花缭乱，难置可否。倘若我们追忆这次文化碰撞的历史源头，想必我们不会忘记1971年。正是这一年，温斯顿·洛德先生先于国务卿基辛格博士3秒钟，进入人民共和国的领空，从此，这一荣耀永远记在洛德先生本人的记忆中，它的象征意义也必将记在中美关系史上。不久，中美建交联合公报在上海签署后，中国向西方世界的首脑和象征的美国，打开了一扇政治的窗子。美国人开始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改变了对世界的认识，而中国人也开始重新理解美国和西方世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正式实行对外

^① [意]奥·佩奇：《世界的未来》，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9页。

开放政策。紧接着，1979年3月15日，在新中国第一次出现了外国产品的广告——瑞士雷达表。这以后，可口可乐、索尼、柯达、夏普等各种广告和广告之后的“洋货”来到了中国消费者中间。大量的西方文化涌进了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度，从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到最低劣的色情录像，从微电脑到牛仔裤，从卡拉OK到“老人头”，几乎无所不有。中国人尤其是大学生们睁大了惊奇的眼，心理已无法保持平衡。一个又一个的西方文化浪潮汇同我们固有的文化，形成了强烈的漩涡，带动着他们文化心理格局的变迁。许多人晕眩了。外国的月亮与中国的月亮究竟是什么关系，又成了一个斯芬克斯之谜。

在文化的输入过程中，探究文化碰撞的意义及其西方文化的深层次结构，乃是文化人的任务。因此，在这种背景下，在80年代初中期，全国理论界出现了“文化热”，一些出版单位也开始大量出版西方名著的中译本，随之在中国大地上出现了一股又一股的西方理论思潮热。西方文化开始被一些人所了解和接受，并逐步转化成他们外显的行为。经历了1980年竞选运动的中国大学生们，更加狂热地去探究西方思想。他们事实上成了这次吸收和传播西方文化的主体。在他们的身上和他们的精神结构中，理论上可以说西方文化起着重大的支撑作用。中西方文化的冲突以及对西方文化的认同，在这些大学生当中，更比一般的社会青年表现得深些。他们不仅能很快将乡下孩子穿的土布小褂换上西服，而